

茅盾文学奖
“五个一工程”奖
“中国好书”获得者
张炜 作品

张炜◎著

张炜 致少年

ZHANG WEI ZHI SHAO NIAN

长跑神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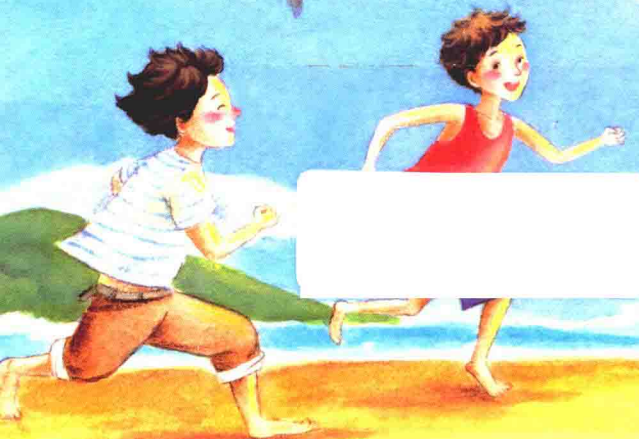


穿行在神秘的海边林野

探索万物的心灵世界

这是一位作家探寻文学魅力的发现之旅

这是一颗不老童心「致少年」的成长之书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炜
致少年

长跑神童

张炜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跑神童 / 张炜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 6
(张炜致少年)
ISBN 978-7-5397-9526-3

I. ①长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7367 号



ZHANGWEI ZHI SHAO NIAN CHANGPAO SHENTONG

张炜致少年·长跑神童

张 炜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 策 划: 何军民 张 怡 责任编辑: 陈明敏
责任校对: 张姗姗 封面设计: 于 青 责任印制: 田 航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 (办公室) 63533524 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5.125 插页: 6 字数: 82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9526-3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老天爷啊，兔子跑得多快啊，
再好的狗都追不上海边的兔子，
就连天上的雄鹰也很难对付它。
你想想就知道那是怎样一个人了……



目录

铁脚 /001

门都没有 /009

飞鱼鳔 /016

滚蹄 /025

一对少年知己 /0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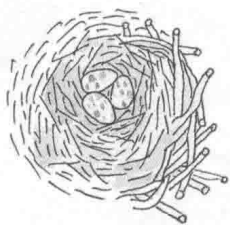
健步如飞 /041

全靠腿 /050

备战 /058

全区运动会 /066

斜眼的跑鞋 /074



他们吓坏了 /082

丛林里的秘密 /090

我和紧皮好 /099

只能跑到那里 /107

发令枪 /114

鹰折翅,兔断腿 /122

梦醒 /131

沉重的心事 /139

好男儿不流泪 /147

各就位 /155



几年前，也就是我更小的时候，不小心听到了一个故事，结果差点让这个故事的害了。我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张，但你们听下去也许就像我一样担心了。

看来故事不能随便听，因为有的故事实在是可怕。

故事的可怕，不是指它说了神神鬼鬼，比如一个妖怪拉着二尺长的舌头之类的，不是这个；有些故事恰恰相反，它们听起来蛮像那么回事，可其中藏下了害人的东西——这东西只要进了你的心里，就会一点一点地祸害你。



祸害我的这个故事，听起来再平常不过了，它不过是讲我们这个海边上，很早以前有个奇人，他特别能跑，快得连追兔子都不在话下。

老天爷啊，兔子跑得多快啊，再好的狗都追不上海边的兔子，就连天上的雄鹰也很难对付它。你想想就知道那是怎样一个人……

关键在于后面的话：这人由于一直在海边沙滩上跑啊跑啊，最后竟然练出了一双铁脚！

概括起来，就是这“铁脚”二字害了我。什么是“铁脚”？就是脚上生出了一层硬壳，它从此再也不怕磕碰，什么满滩遍野的酸枣棵、一丛丛的荆棘，都不在话下，都不必躲避。

也就是说，人家跑起来从来不在乎有什么东西挡路，一直往前闯就成！

只要在海边生活过的人就会明白，有一双铁脚是多么重要！因为海滩上到处都是扎人的东西，你不得不绕开它们，如果直接踏上去，就算穿了再好的胶鞋也撑不了多久——很快一双脚就会被扎得稀巴烂！

我有几个小小的、不太起眼的特长——私下里说，这也许算是了不起的长处吧！但是因为凡事不能太张扬了，所以我总是说自己没什么了不起——

我只不过是跑得快一点，耐力好一点；再就是，唱歌好一点：不管是谁，只要听我唱上三五句，保准会张大嘴巴，出神地盯着我；还有，我的心眼比一般人要多那么一点点：不论是周边园艺场的还是村里的孩子，他们只要与我相处的时间长了，都会听听我的主意。

就凭这几个特长，我在海边的孩子们当中就已经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人物。不过越是这样，我越是静悄悄的，不太声张，所以一般人也就不太注意我。

同学老憨算是个狡猾的家伙，这人看似粗粗壮壮、豪气，实际上是粗中有细的。他站在大伙中间，一看就像个领头的。不过，他大多数时间还是会听听我怎么说的。

我这三个特长当中，“心眼多”这一项早就被老憨接受了，所以他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至于剩下的两条，唱和跑，他也是最知道底细的一个。



我要默默练成“铁脚”这件事，他是第一个知道的。

我在林子里窜、在海边滚烫的沙子上穿行时，即便被什么磕碰了、被热沙烙得两脚发红，也始终不吱一声。我装作没事人一样。老憨明白我在忍耐、我要干什么。

“等咱老果孩儿练成的那一天，咱想逮什么就逮什么，谁敢不服？”老憨给我打气。

有人在一旁鼓励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说实话，尽管远大的目标有了，但磨炼的过程也真够我受的：一双脚被弄得伤痕累累，有一段时间总是带血。我平时将双脚藏在鞋子里，不让爸爸妈妈看见，但最严重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不用纱布包扎一下了。

有一次我的小脚趾发炎了，我不得不为它去一趟园艺场门诊部。

牺牲总是难免的，这是我从小就明白的道理。一些英雄人物的故事，就和“铁脚”的故事一样——起码在道理上是一样的。





英雄的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半年之后，我的脚有了变化：首先是脚后跟那儿——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皮糙肉厚的，现在就更硬了，敲一下真的有点儿金属感。脚的外侧变得有些硬了，虽然还远远算不上坚硬，但一般的粗粝它是不在乎的。十个脚趾个个够意思：它们前端就像包了一层铁片！

最不争气、最难办的，就是脚趾缝隙。它们嫩嫩的——而酸枣棵和荆棘刺起脚来从来不管什么部位。这真是一个难题。

为了解决它，老憨建议我在细沙上跑，因为脚板深陷下去的时候，细沙总往脚趾缝里钻。

总之，在磨炼“铁脚”的前前后后，他成了我唯一的参谋，也成了半个教练。

跑啊跑啊，不管不顾地跑下去。老憨如果和我一起奔跑，总要被我落下很远。但他从来不想和我比试这个——他在乎的是摔跤，这才是他的强项。他一旦搂住了我，我马上会想到一只狗熊。

这家伙臂力强大，搂上谁，谁就完了，那简直是不战自败。他把你往胸口那儿一勒、一箍，你就得赶紧告饶了。

这里需要解释的是“箍”字：它本来是指木桶镶的那道铁边，木桶有了“箍”才能结实、散不开。老憨的胳膊就像“箍”一样有力！

老憨从来不和我在跑上较劲儿，反过来还以我为傲，说：“看看咱的老果孩儿！飞毛腿！你们谁是好样的就追他呀！”

他在一群人中不停煽动，其实是想让他们在追逐中失败和丧气。

结果没有一个不认输的。

渐渐地，我奔跑的美名也就传了出去。这让我既高兴又害怕。怕什么？不知道。

首先是疤眼老师找我了。她非常重视班级荣誉，找我谈话说：“好好努力吧，在学校运动会上给全班争光！”

我当时并没有一口答应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从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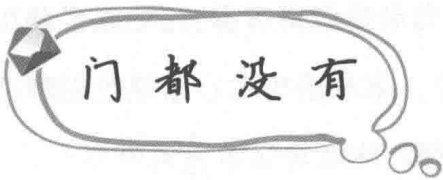


没有想过。我心里说：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啊，这事一点都不难办！

疤眼老师在结束谈话时还提到了我的爸爸妈妈，问：“他们也能跑吧？要知道这往往都是有遗传的呀！”

我赶紧摇摇头说：“不，不是，他们走路不快不慢……”

尽管如此，回家后我还是问了我的爸爸妈妈：“以前跑得快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不，不快。”



门都没有

看来凡事小心一点是完全有必要的。我说过，我的名声传扬出去之后，这让我既高兴又担心。

果然，不久麻烦就来了。

邻校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，叫李金，有一天突然来到了我们学校。疤眼老师急急地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。

我很烦，因为当时正上作文课呢，我在“描写”了一段之后，开始尽情地“议论”……

我知道肯定有什么大事，不然她才不会这样

莽撞。

去了老师办公室我才知道，原来是为了这样一个家伙。李金的眼睛斜得厉害，比疤眼老师厉害多了，而且很不好看。刚开始我在心里埋怨老师：就因为遇到了同样的斜眼，你就这么重视他啊？

过了许久我才知道，这可不是斜眼不斜眼的问题，这个李金是区教育局助理的外甥！怪不得呢！

斜眼李金穿了运动服：紫红色针织衫、白球鞋，手里还提了一对带铁钉的怪鞋——我当时见了这鞋子有些好奇，后来才明白：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跑鞋”！

也就是那会儿我才知道，凡是正式比赛都要穿“跑鞋”。完了，再好的脚、再有劲的腿，一旦套上了这样的怪鞋，那还不全完了啊？我深深地感到厌恶和惧怕，我讨厌鞋底上那些钉子！

当时斜眼坐在椅子上，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才用着如领导那样的腔调问我：“听说你练田径了？”

我对他吐出的词儿有些陌生，以至于把“田径”两个字听成了“田鸡”——因为我听爸爸说过，南方人把青蛙叫成“田鸡”……我在脑海里急急地思索，想弄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
难道他在问我和同伴们近来捉青蛙的事吗？是啊，我们不光捉，还常常举行青蛙跳远比赛……

我说：“是的，田鸡很多……”

斜眼笑了。疤眼老师笑得更厉害。

我有些懵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当时我的脸肯定红到了脖子。没有办法，都怨这家伙穿得太正经了，让人看了心里有些紧张。

疤眼老师止住了笑，正色说：“他问你练长跑了？”

“啊，是这样！直接说不就得了！”我一不高兴，马上就不再羞涩了。我说：“也没什么练不练的，我们在海边上一直就是这样跑的。”

斜眼与疤眼老师飞快地对一下眼，说：“哼！不管怎么说，你在本校参加一下比赛还可以，但如果是正式的大运动会，那是不行的……”